

## 北宋期間的中韓書緣

周駿富

中、韓兩國，自古鄰睦相處，由於雙方的交通頻繁，往往以有易無，遂奠定了彼此的友誼。其中如中國書籍傳韓及韓國復獻書中華一事，兩國的書緣，無形中促進了文化的交流。古代韓國向中國求書的記載，明人陳繼儒說得最具體，太平清話卷上說：

「朝鮮（註一）人極好書，凡使臣到中土，或限五六十人。或舊典，或新書，稗官小說，在彼所缺者，五六十人日出市中，各寫書目，分頭遇人遍問，不惜重值購回，彼國及有異書藏本也。」

按中國書籍傳韓之始，史無明文。惟日本書紀應神朝稱應神十六年（即百濟、古爾王五十二年，我晉武帝太康六年，亦即公元二八五年）太子師百濟人王仁，習論語等書。那末中國書籍在韓國的流傳，當在西晉以前，否則何以能由韓媒介而再傳日本呢？中國書籍傳韓，幾乎每個朝代都有片斷的記載。此文僅就北宋末期，韓國獻書中華，稍加敘述，以示其對我國古籍遺佚的裨益，在文化上的貢獻。

北宋期間的中國帝王，曾大力廣求遺書，其範圍不僅遍及國內，且遠求至高麗。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職官一八（秘書省）記哲宗元祐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秘書省說：

「高麗國近日進獻書冊，訪聞多是異本，館閣所無。乞暫賜頒降付本省立限贍本，乞即時進納元本，別裝寫秘閣黃本書收藏。詔付秘書省，仍令本省贍寫校正二本送中書省、尚書省，及別贍寫校正二本送太清樓、天章閣收藏（註二）。」

按韓人鄭麟趾高麗史卷十宣宗記事有：「七年（宋哲宗元祐五年）秋七月癸未，遣戶部尚書李資義、禮部侍郎魏繼廷如宋謝恩兼進奉。」「十二月宋賜文苑英華集。」又：「八年（元祐六年）六月丙午，李資義等還自宋，奏云：帝聞我國書籍好本，命館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。乃曰：雖有卷第不足者，

亦須傳寫。附來百篇尚書……計然子十五卷（註三）。」據此，是李資義等進奉五個月後，秘書省始有此書。韓國此次獻書，據高麗史所載，計有一百二十八種之多，大都爲中土所佚者，如劉向七錄二十卷、劉歆七略七卷、阮孝緒七錄、今書七志十卷、魚象魏略、元行沖魏典六十卷等是。其中現存者，就說苑二十卷及黃帝鍼經九卷二書，稍加解說，可知獻書於我國古籍遺佚的補正，確有莫大的裨益。

說苑二十卷，漢劉向撰。宋、晁公武袁州本郡齋讀書志卷三上說：

「……以君道、臣術、建本、立節、貴德、復恩、政理、尊賢、正諫、法誠、善說、奉使、權謀、至公、指武、談叢、雜言、辨物、修文爲目，鴻嘉四年（漢成帝鴻嘉四年即公元前十七年）上之。闕第十三卷，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，與崇文舊書五篇，合爲二十篇而敘。然止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。」

按曾氏於英宗及神宗年間，編校史館書籍，歷任館閣校勘、集賢校理等職，至熙寧二年始去職。神宗熙寧二年至哲宗元祐七年，計二十一年。是二十一年後，館閣始得高麗進奉本說苑；亦即曾氏校書時，根本無從見高麗本說苑。說苑至北宋神宗時，其脫落雖有曾鞏爲之校正，但仍不能爲全璧。晁公武所列篇目「法誠」，今通行本作「敬慎」，晁目無「反質」殿後，今通行本有之，疑晁氏所見本即曾氏所校者。曾氏元豐類稿卷十一有說苑目錄序，然不詳其篇第，馬端臨經籍考叢錄崇文總目文亦同。但至南宋時，說苑篇目有所改變。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說苑說：

「李德芻云：館中說苑二十卷，而闕反質一卷。曾鞏乃分修文爲上下，以足二十卷。後高麗進一卷，遂足。淳熙乙巳（孝宗淳熙十二年）十月六日，務觀書。」

按館中即館閣之簡，是今通行本說苑篇目即館閣鈔本，館閣抄本乃據高麗進呈本補足者。宋王明清、揮塵後錄卷六稱李德芻爲李邯鄲幼子。玉海卷五十一注稱編修李德芻於熙寧、元豐年間修會要於崇

文院，是李德芻目擊館中藏書，其言當可徵信。由此可見，曾氏校理說苑雖有貢獻，而高麗進反質篇，其功亦不磨滅。

黃帝鍼經九卷，唐王冰註。宋會要輯稿第五十六冊崇儒五（獻書升秩）說：

「元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，工部侍郎兼權秘書監王欽臣言：高麗獻到書內有黃帝鍼經，篇秩俱存，不可不宣布海內，使學者誦習，依所請。」

按玉海卷六十三「天聖鍼經」條亦稱：「元祐八年高麗所獻書有黃帝鍼經。正月庚子秘書監王欽臣請宣布，俾學者誦習。」據此，是高麗獻書後六個月，王欽臣始有此言。不過在此之前，黃帝鍼經和說苑相同，亦經校正。在仁宗末期，校正醫書，玉海卷六十三說：

「嘉祐二年八月辛酉，置校正醫書局于編修院，命掌禹錫等五人，從韓琦之言也。琦言靈樞、太素、甲乙經、廣濟、千金、外臺秘要方之類，多訛舛，本草編載，尚有所亡，於是選官校正（註四）。」（「天聖校定內經素問」條）

韓琦建議校正醫書，次年即由禹錫等從事工作，清人陸心源儀顧臺題跋卷七靈樞經跋說：

「甲乙經林億等序曰：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，令取素問、九虛、靈樞、太素經、千金方及翼外臺秘要諸家善書，校對玉成，將備親覽。蘇魏公（頌）集本草後序曰：嘉祐三年差掌禹錫、林億、張洞、蘇頌同共校正神農本草、靈樞、太素、甲乙經、素問及廣濟、千金、外臺等方，是靈樞爲宋仁宗時奉詔校正醫書八種之一，非林億所未校，特未通行耳。」

按校正醫書，似較校正說苑爲早，當然無從見高麗進奉本。雖然林億等言：「臣等承乏典校，伏念旬歲，遂乃搜訪中外，哀集衆本，寢尋其義，正其訛舛，十得三四，……而又採漢唐書錄，古醫經之存于世者，得數十家，敍而考正焉。貫穿錯綜，磅礴會通。或端本以尋支，或泝流而討源，定其可知，次以

篇目，正謬誤者六千餘字，增注義者二千餘條，一言去取，必有稽考，舛文疑義，于是詳明（註五）。」然而，清人錢熙祚內經靈樞賦仍稱：「……林億云：王氏之意，指靈樞爲鍼經，注中引鍼經者，多靈樞之文，但以靈樞今不全，故未得盡知也。據此，則林氏所見靈樞已非完本。」是林億等所校者，與曾鞏所校說苑同。說苑的殘缺，尙能流傳；但黃帝鍼經的殘缺，於人類生命關係極大，這就是「特未通行」的原因。故校正者限於無善本，亦不能爲之臆說或妄增。

漢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，無素問、靈樞之名。晉皇甫謐甲乙經序：「按七略、藝文志：黃帝內經十八卷，今有鍼經九卷，素問九卷，二九十八卷，卽內經也（註六）。」故隋書經籍志有黃帝鍼經九卷，新舊唐志從之，然皆無「靈樞」之名。按玉海卷六十三「黃帝靈樞經」條引中興館閣書目：「黃帝靈樞經九卷，黃帝岐伯、雷公、少俞、伯高答問之語。隋、楊上善序：凡八十一篇。鍼經九卷，大氏同，亦八十一篇。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爲首，靈樞以精氣爲首，又間有詳略。王冰以鍼經爲靈樞，故席延賞云：靈樞之名，時最後出。」據此，是一書二名，故崇文總目亦無「靈樞」之名。但錢熙祚跋稱：「甲乙經引少陰終候一條，已稱靈樞，則其名不始於王冰也。」皇甫謐去古未遠，其言當有所本。高麗進奉本鍼經，當是隋唐古本。

高麗進鍼經二十七年後，又有刊正之舉。玉海卷六十三「天聖校定內經素問」條：「政和八（疑是七字）年四月二十四日，詔刊正內經。重和元年十一月十五日，詔以內經考其常。」疑此次校理內經，必據高麗進奉本鍼經，以訂正館閣藏本。三十七年後，至紹興二十五年，有史崧者，以靈樞爲名，刊而行之。其黃帝素問靈樞經敘說：

「昔黃帝作內經十八卷，靈樞九卷，素問九卷，迺其數焉。世所奉行，唯素問耳。越人得其一二，而述難經；皇甫謐次而爲甲乙。諸家之說，悉自此始……但恨靈樞不傳久矣，世莫能究……僕本庸

昧，自髻迄壯，潛心斯道，頗涉其理，輒不自揣，參對諸書，再行校正。家藏舊本靈樞九卷，共八十一篇，增修音釋，附于卷末，勒爲二十四卷。……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，准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，具書送秘書省、國子監，今崧專訪請名醫，更乞參詳……宋、紹興乙亥仲夏望日錦官史崧題。」（據藝文印書館影印明趙府居敬堂刊本）

按此書爲後世之通行本，元、明、清三朝皆有刊刻。此書發生於高麗獻書後六十四年，其所謂家藏舊本，疑是出於館閣，因元祐八年已宣布海內，使學者誦習，政府已依秘書監所請，館閣不當有密而不宣之舉。至其送秘書省及國子監，乃宋人刊刻圖書慣例（註七）。郡齋讀書志著錄有「靈樞」之名，係從坊間所刊易得者；中興館閣書目著錄作黃帝鍼經者，仍從館閣藏本原名。後館閣藏書，遭兵燹之亂，毀於烽火而不傳，故史崧書能獨傳於世。

金人成無己的傷寒論注及其所釋各醫籍，凡引靈樞者，皆不曰靈樞，而曰鍼經。疑成無己所引者，係據館閣藏本。成無己其人據四庫全書總目卷百三說：

「無己，聊攝人。生於宋嘉祐、治平間，後聊攝地入於金，遂爲金人。至海陵王正隆丙子，年九十餘尚存，見開禧元年歷陽、張孝忠跋中。」

按成氏年壽以九十五歲計，由正隆元年上推，則爲仁宗嘉祐六年生，由嘉祐六年至元祐六年爲三十歲，至重和元年爲五十歲。若成氏著書在三十歲後，則其據館閣藏本，毫無疑義（註八）。其襲用鍼經之名，卽其明證。由此可知，高麗進奉本黃帝鍼經，不僅其名與晉、唐人所言者合，卽文字亦必有所補正。後人易爲靈樞之名刊行，不言所由，實則根據時代先後的分析，亦能知其端倪及貢獻。

上述二書的實例，雖然只能明其對於我國有部份的文化交流利益，但就大體上而言，這種文物的交流，實能奠定彼此間的良好友誼基礎。高麗的獻書，其書雖得之於中國，爲中華的原物，然這些文物在

彼國的研究，在文化生活及制度上，似曾發生過極大的作用與效力，不必贅言。我國每當朝代更易，兵馬蹂躪，文物蕩然。我國所遺佚的古籍，而彼國仍能保存，實爲我國文化之幸；而彼亦能慷慨獻書，供我國學術界參校，更爲我國研究古書者之大幸。北宋末期的高麗獻書，我們知道這個中、韓書緣，確是古代中、韓的文化交流，更是古代東方國際間圖書交換極合作的先例。

### 註 釋

註一：古代韓國帝王世系，史家視新羅（建國於漢宣帝五鳳元年即公元前五十七年）高句麗（建國於漢元帝建昭元年即公元前三十七年）百濟（建國於漢成帝鴻嘉三年即公元前二十年）爲三國時代，史稱三韓。高麗朝始於梁末帝貞明四年（九一八），亡於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（一三九一）。朝鮮朝始於洪武二十五年（一三九二），亡於清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。據此，則宋人稱高麗，明人稱朝鮮，實爲當時之名。韓之名，始清光緒二十二年，今通名韓國。古代韓國乃指上述諸名。

註二：北宋初有昭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院，皆藏書之所，總名崇文院，後於太宗端拱元年，建秘閣於崇文院中，亦藏圖書其中，故稱三館秘閣，後人簡稱爲館閣。清樓建於太宗時，亦爲藏書之所，見玉海卷五十二；天章閣，眞宗天禧四年建，係藏前代帝王御集御書，詳玉海卷百六十三。

註三：高麗史卷十所載獻書事，亦見於李克墩徐居正等撰東國通鑑卷十八，但不載獻書之書名，故以高麗史所載爲詳。註四：靈樞詳下。太素，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引宋林億等序：「及隋、楊上善纂而爲太素，今觀其體例，取素問、靈樞之文，錯綜以致註解者。」此書全名爲黃帝內經太素，其書確係以素問、靈樞分類編次而音釋之，與甲乙經相類。甲

乙經「本取素問、鍼經、明堂三部之書，分類編咨」說詳錢熙祚內經靈樞跋。千金方三十卷孫思邈撰，開元廣濟方五卷唐玄宗勅撰，外臺秘要四十卷，唐王焘撰，上述三書詳玉海卷六十三。

註五：見四部要籍序跋大全子部乙輯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序。又見臺灣國風出版社影印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本，黃帝內經序。

註六：見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引，又見四庫全書總目卷百三甲乙經提要引。

註七：書籍翻板，宋時已有禁例。詳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。

註八：成無己其人，生卒年不可考。此文係就四庫全書總目所言者推測。其實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三有傷寒明理論四卷，稱：「此書首尾斷爛。序作於開禧改元，稱成公，當乙亥丙子歲，其年九十餘，則必生於嘉祐、治平之間。」章狂校證據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及大定壬辰王鼎注解傷寒論序，斷成公即成無己。開禧為南宋、寧宗年號，序已成於開禧，則成氏著書年歲更晚，而其得見館閣本，似更可信。

### 本系歷屆畢業生及在學人數統計

屆	性別		計
	男	女	
一	3	20	23
二	8	27	35
三	6	33	39
四	1	30	31
五	9	36	45
六	7	25	32
七	5	44	49
計	39	215	254

在校學生統計表

年級	性別		計
	男	女	
四	4	46	50
三	2	43	45
二	1	51	52
一	2	50	52
計	9	190	199